

5月19日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见图)的百岁生日。近日,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向任溶溶致贺信,代表中国作协向任老百年华诞表示祝贺。

任溶溶,本名任以奇,原名任根梁,1923年5月19日出生于上海。1942年毕业于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1942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45年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翻译工作。曾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特殊贡献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翻译奖等,并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一辈子用心做好一件事

任溶溶从事文学翻译80年,翻译过伊索、科洛迪、安徒生、普希金等作家的作品,构成了7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译介和发展的重要脉络。

任溶溶一辈子用心做好一件事,并做到了极致。但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儿童文学翻译和写作。

1940年10月,任溶溶读初三,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因为出发的那天是10月17日,为了



防止家里人找到他,他依照这个日期改了个名字叫“史以奇”,后来担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王益说:“姓别改啦,就叫任以奇吧。”他也就得了这个被认为是本名的名字。只是半年之后,任溶溶就因为生黄疸肝炎被部队劝退回到上海。

1946年,任溶溶翻译了第一篇外国儿童小说,是英文版《国际文学》上的土耳其小说《粘土做成的炸肉片》,从此与儿童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到儿童书局编《儿童故事》,急需翻译找到他,他就乐呵呵地帮着翻了。

任溶溶到外文书店看到迪斯尼出的书,他觉得那画儿简直太美了,就买回来陆续翻译,从此就一头栽进去了。除了向同学的杂志供稿,他还自译、自编、自费出版了10多本儿童读

百岁“老顽童”任溶溶

物,如《小鹿斑比》《小熊邦果》《小飞象》《小兔顿拍》《快乐谷》《彼得和狼》等。

多少年后,任溶溶自我调侃道,当时如果不是接触翻译,他大概就去做了考古。“我曾碰到一个考古学家,很受他感染,日思夜想的就是跑到从没打开过的古墓,看看里面是什么样。”但与儿童文学翻译结缘后,他更是深受感染,想象如果自己创作会是什么样。于是任溶溶开始了儿童诗、小说的创作。就这样,他创作了《我的哥哥聪明透顶》《爸爸的老师》等一大批儿童诗。1956年,他还创作了至今都使人津津乐道的《“没头脑”和“不高兴”》。

自得其乐的性情

任溶溶直接从意大利文译出的《木偶奇遇记》迄今仍是流传最广的中文版本,他晚年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更是由丹麦首相哈斯穆亲自授权,成为唯一的官方中文版本。他说:“我也很惊讶自己翻译了那么多书,不过这是因为翻译的都是很薄的儿童读物,人家的一本书,我可以变成

100本。”

这诚然是任溶溶的谦虚之语,但也未尝不透露出他自得其乐的性情。他用女儿的名字取笔名,原是一次翻译童话时的顺手之举,却让他此后“麻烦”不断:有人登门拜访,家人总得问,您找哪个任溶溶?老的还是小的?还有小读者写信来,经常叫他“任溶溶姐姐”“任溶溶阿姨”,这一切都是因为童心让他忘了“女儿总有一天是要长大的”;他教儿子下棋,儿子学会了,快赢他了,他就让儿子另请高明,好让自己始终保持“不败”……

得益于这种幽默性情,任溶溶始终保持了乐观的心态。

“我跟小朋友从来没有离开过”

“文革”结束后,已届中年的任溶溶迎来翻译生涯的高峰。其时,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任溶溶在译文社编辑《外国文艺》杂志,业余时间专心致志从事儿童文学翻译。他先后翻译了《长袜子皮皮》《彼得·潘》《假话国历险记》《小熊维尼》《夏洛的网》等数以百计的经典

儿童文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自然还是《安徒生童话全集》。

刚着手翻译时,任溶溶着实感觉有些吃力,等找到了自己的翻译方式才顺手了起来。他说,安徒生从小听了很多民间故事,他的许多童话跟传统的民间故事关系密切,像《皇帝的新装》就是从西班牙的民间故事改编过来的。后来他创作童话用的也是讲故事的方法。“所以我翻译时尽量用口语,像翻译民间故事一样,不要掉书袋,讲的都是‘大白话’,目的是写给小孩子看,尽量让小孩子看懂。”这也正是任溶溶在翻译中一贯坚持的原则。

任溶溶信奉自己从事的事业。他说:“我的性格深刻不了,干别的工作不会像做儿童文学工作那样称心如意。或许很多人会说悲剧可能更接近现实,但那不关我的事,我总希望团圆。尤其是给孩子看的书,还是让美好多一些吧。”

在87岁高龄时,任溶溶还不忘打趣:“有人说,人生是绕了一个大圈,到了老年又变得和孩子一样。我可不赞成‘返老还童’这种说法,因为我跟小朋友从来没有离开过。”

(综合自5月18日《文艺报》、1月13日《文学报》) 罗建森 傅小平文)

刘亮程的八年乡居生活

·张恩杰·

上个世纪末因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一举成名的作家刘亮程,今年已到60岁的耳顺之年。最近,他出现在纪录片《文学的日常》第二季中。镜头里的他,不愧“农民作家”称号,戴着草帽、扛着锄头,带着朋友穿行于他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里建的木垒书院。

农民刘亮程

什么样的机缘让人到中年的您,重又回到乡村生活?

刘亮程: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向往远处的城市,但是等你活到你父母年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又回去了,回到你出发的地方。尤其是对文人来说,乡村是一个最诗意的居住地。它既可以安顿你的身体,也让你在土地上劳动、有所收获。所以很多文人都有田园梦。我是在2014年的一次旅途中,看上了菜籽沟这样一个美丽的村子,便买下了村子里一所废弃的学校,改造成书院,又邀请了30多位艺术家来此居住,开始了边种地边写作的耕读生活。

2014年我刚到菜籽沟村时,村里只有一家百货商店。我们建起了书院,邀请艺术家入驻,把这里搞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区。村子里总共有200多户人,其中有几十户搞起了农家乐。可以说,这个村

庄本来就很美,首先被我们发现,然后被游客发现。我们书院也成了引流的网红打卡地。

在我看来,耕读生活非常重要。古人讲究晴耕雨读。孔子的72个弟子,手中都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活要干。他们在大地上边劳作边思考边学习,这样的获得感可能更丰富,因为它是连天接地的。

劳动能够让一个人变得非常快乐,也能够使人轻松。当我从写作的状态进入干活的状态,我会觉得这个农活是最轻松的,它把我头脑中的重负全卸下了。可以说,对一个脑力劳动的人来说,懂一点体力劳动,可能反而是一种最好的休息。

作家刘亮程

书院的耕读生活外,最近两年,您都在搞哪些创作?

刘亮程:2020年春节探亲,因为疫情被封在了沙湾县的一所单元楼里。我无事可做,就把小说《本巴》的主体基本写完了,原本半年的计划最后仅花了40多天。

最近手头上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不太方便透露。一部作品我要写好长时间。从构思开始,到素材准备,要用两三年时间。但真正开始动笔,一两年时间也就写完了。

我是两部小说同时动笔



刘亮程教志愿者编筐

的,写《本巴》的时候,我现在的这部作品就已经在构思、片断性地写作了。

父辈逃荒,少年丧父,青年打工,创业失败,您的人生也经历了很多苦难。有些作家都把苦难当作说不尽的痛诉,您的文学作品里却看不到这种苦难,字里行间透着自然美,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大家都称呼您为乡村哲学家,称您的作品能够治愈人的心灵。对此,您怎样看?

刘亮程:我是把苦难自我消化掉的。我不愿意把苦难变成苦难的文字,传递给读者。这不是我喜欢的写作风格。我会与苦难和解,把草木虫鸣,大自然的美带给读者,把最通俗易懂的生活哲学展现出来。

老师刘亮程

这些年木垒书院从内地分批招募志愿者,他们在书院里都干些啥,学到了什么?

刘亮程:我们木垒书院面积比较大,有30多亩地。有个

厨师帮我们做饭,平常雇一些村民帮忙种菜,再招募一些爱好文艺的大学生志愿者,跟我们一块耕读。我会带着他们干活,用老式的车轴,还有一个圆木,做了一个看上去很壮观的跷跷板,做这样的游戏用具需要动用锯子、凿子、锤子等工具。从选料到设计,我都手把手教他们干这木工活。

每年秋天,我还带志愿者砍榆树条做筐子,选一根稍粗的木条,压弯了做成这筐子的把儿。我们还扎了一段篱笆墙,边做边拍短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这些孩子来这耕读之前,好多没拿过农具,有的长到20岁,连铁锹都没扛过。我教他们在菜地里干农活,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们招募的志愿者,有人数和服务时长限制。同一批次只招三四名志愿者,一年招好几批。书院创办八年时间,我们招募了上百名志愿者。他们在书院里最短要待半个月,这样才能够深度体验耕读生活。

他们还会帮我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培机构组织的亲子游学活动,教培机构会配置一些劳动课程,带孩子们到农家随访、割麦子、到田地里劳动。我会在这期间给孩子们上一些写作课,志愿者会在旁当助理讲解员。(摘自5月13日《北京青年报》)

中国古典文化 近现代史精选书目



《闲闲慢慢行故宫》

来故宫看什么、走哪条路线,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惑?现在有一位研究故宫二十年的才女,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为您解读故宫,一殿一室、一器一物,红墙内的故事与您娓娓道来,让您更加了解这座紫禁城。

《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

作者怀着巨大的同理心,把白居易作为一个“人”去体会他壮阔人生的得失成败、喜怒哀乐,如憾别初恋、痛失胞兄胞弟、老年丧子等这些巨大的情感挫折使这位伟大诗人的内心世界呈现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又是如何积极地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吉光片羽:《红楼梦》中的珠玉之美》

为何87版电视剧中贾宝玉痴痴癫癫后仍不忘护着玻璃绣球灯?薛宝钗的金锁真的和通灵宝玉搭配吗?秦可卿的卧房到底暗藏哪些玄机?书中不仅一一解答了这些谜团,而且还提供了贾府必然衰落的各种证据和红楼女子命运归宿的线索。读完此书再读《红楼》,定有茅塞顿开之感。

《历史只露半边脸》

本书主要围绕一些广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文化史上一些熟悉的学术问题进行了重新考察与分析,提出了新的观点,纠正了历史的误读,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